

#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数天前,朋友给我发来了一则消息:“新中国连环画奠基人之一的黎鲁老师于今晨五时零一分在华东医院病逝,享年102周岁”。尽管老先生以百岁以上的高龄离开人世,却仍让人感到悲哀,这些天来他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久久不能散去。黎鲁是我父亲杨珂扬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时的老同事,后来调到上海书画出版社当领导。之前我和他从来没有过直接的对话,直至父亲去世后,为了写回忆录,我才与黎鲁有了交往。

## 怀念黎鲁先生

杨以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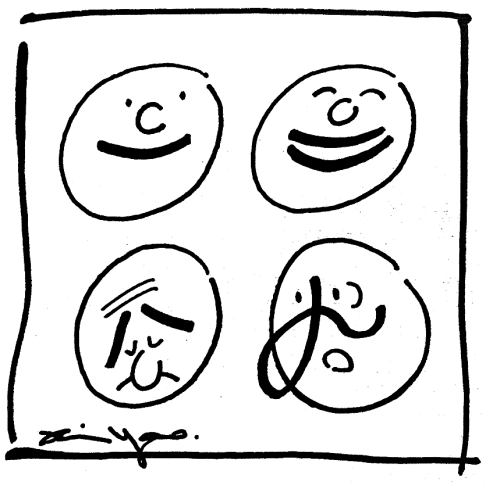
我父亲去世那年,上海人美社为他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追思会,那时黎鲁已从上海书画出版社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已是近90高龄的老人了,他不顾年老体弱,也前往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些父亲生前的老同事口中,我掌握了许许多多的第一手资料,我非常感激他们,他们大同年事已高,但都认认真真地写下了点点滴滴的回忆,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叶文西和黎鲁两位,他们的发言稿洋洋洒洒堪称一篇长文,这些都成了我写《鹤鸣九皋》一书的珍贵素材。

从1969年到1972年,他们一起在奉贤海边的“五七干校”度过。据黎鲁回忆,我父亲的脾气很温和,和人家相处也好。可当时被剥夺了工作和画画的权利,父亲感到痛苦,他以为这下子大概要和画画绝缘了,索性把木刻刀也送给了人。后来,父亲想出了一个

能让自己继续动笔的好办法,那就是练字。他一旦有空就临摹毛泽东的诗词手迹,自得其乐。就这样,居然给他临摹了一本。

父亲去世后,我去了好几次黎鲁在武宁新村的家,他早年参加革命,是新四军南下干部,保持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的家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新村,没有电梯,没有漂亮的装修,最多的便是书籍报刊。他见我,每次都显得格外高兴,他特别健谈,总有说不完的话,我实在惊叹他超人的记忆力。他对我说,十分敬重我的父亲,他回忆起解放初期刚到出版社时,上面便安排他做编辑室的主任,父亲那时是编辑室副主任,黎鲁比父亲小7岁,黎鲁觉得自己年龄比可扬小,经验不足,他向上级领导提出要当父亲的下属,但组织上没有同意他的申请,于是他表面上是父亲的领导,但很多事情他是不耻下问的,并且告诉我,他很佩服我父亲。他说,很早就知道杨嘉昌(我爸早年的名字),经常看到他的作品。他让我解开了心中存在已久的疑问,那是我与已故丈夫张子虎完成的父亲回忆录《鹤鸣九皋》中,写到父亲青年时代热衷于丰子恺式的漫画,1934—1935年间,在宁波书店打工的这段日子里,他一方面写点文章,另一方面醉心于临习丰子恺漫画的格式,学着画些街头生活漫画,居然在《太白》半月刊

上发表多幅。于是,他便做起了当画家的梦。1935年初秋,踌躇满志的他离开书店来到上海,决计要当画家了。他考进新中华艺专西画系开始“深造”,没过两个月,由于付不起学费而不得不动选择了退学。我和张子虎到上海图书馆翻遍了1934—1935年的《太白》杂志,找到了几幅极像丰子恺画风的漫画,因为父亲有许多笔名,于是我们张冠李戴地把别人的作品当成了我爸的作品放进了书里,后来有研究者指出搞错了,于是在我心中一直有这个疑问,时间应该是没有错的,就是因为作品的公开发表,才给了我父亲这个来自大山深处的青年莫大的信心,有了要做画家的梦想,并于这段时间考入了上海的新华艺专。这段几十年前的往事,是父亲告诉



郑辛遥 长寿法宝:常想一二,不思八九。

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直到黎鲁告诉我,他在约1934年到1935年,在上海出版的《时代漫画》上,经常看到一些作品,原先以为是丰子恺的,至此,我才恍然大悟。连我老爸都记忆有误,黎鲁竟然记得那么清楚,这样的记忆力真让我佩服。这次网上发表的黎鲁的告后面,发表了他的“忆新美术出版社”一文,详详细细地说了从上世纪50年代初,公营与私营的9家出版机构成立联营“新美术出版社”的历史以及对连环画出版事业做出的贡献,文章中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惊人的记忆力,他致力于新中国连环画的发展与出版,鞠躬尽瘁,所以告中称他是“新中国连环画奠基人之一”,实至名归。

他在新四军南下之前,也曾热爱版画,所以他对父亲的早年作品如数家珍。父亲曾经创作过一幅名为《同行》的作品,刻画的就是黎鲁,黎鲁对我说

宋朝僧人释慧远有诗云:一叶落知天下秋。那么,在这个秋花落芙蓉、山山黄叶飞的季节,不妨先从名字开始,来领略这秋色之美以及古老的汉语之美。

初唐四杰之一的“神童”王勃,在著名的《滕王阁序》中点明写作时间“时维九月,序属三秋”。何谓“三秋”?原来,古人将秋天的三个月依次用七月孟秋、八月仲秋和九月季秋来表达,故称“三秋”。《滕王阁序》的创作时间是公元675年的九月初九,的确属于“三秋”的季秋时节了。

但在另一位初唐四杰骆宾王《望月有所思》的诗中,则以“九秋”的表达出现:九秋凉风肃,千里月华开。望文生义,“九秋”是将秋季的90天以旬为单位分作九段,故称“九秋”。“三秋”是“月分法”,而“九秋”则是“旬分法”了。杜甫的《月》诗中也使用“九秋”:“斟酌姬娥寡,天寒耐九秋。”在此顺路了解古诗的对仗句,诗人往往喜欢用“三春”来对“九秋”,属于工对。譬如“啼三春之溢露,溯九秋之鸣飙(晋张协《七命》)“三春既繁丽,九秋亦潇洒(宋陈与义《岁华》)”。

在传统的五行文化中,金主管西方与秋季。参看《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对“白露”的诠释:“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属金”“色白”的属性派生出一串新的叫法:金秋、金天、金风以及素秋等等。譬如“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杜甫《秋兴》)”。少年时写关于秋天的作文,开篇辄用“金风送爽”“金秋十月”,当时其实不知所以。至于情窦初开时引用秦观“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鹊桥仙·纤云弄巧》)向心仪的女同学暗表心迹,多年后才发现实属牛头对马嘴,季节时令完全对不上。

说过五行,再说五音。古人以宫商角徵羽的五音配合四时节令,五音中的商音悲凉哀怨,艺术效果是“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晋陶潜《咏荆轲》)”。商音与秋天的肃杀凋零气质相合,所以秋又有一组与

商有关的称谓,如商秋、商节、素商以及金素、白商等等。譬如:“述职期闾暑,理棹变金素(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譬如“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作者杨慎在《恩遣戍滇纪行》诗中的第一句是:“商秋凉风发,吹我出京华。”这是杨慎在明朝嘉靖三年(1524年)被杖责罢官后谪戍云南永昌卫后写下的五言排律。秋风飒飒,天凉如水,正如这位大明正德六年(1511年)的状元黜然出京时(杨慎终老于云南永昌卫,享年72岁)的心情。

上文说到“秋属金,金色白”,而秋季又是作物收获和储藏的季节,所以,《尔雅·释天》又有“秋为白藏”的说法。唐朝魏徵在《郊庙歌辞》中写道:“白藏应节,天高气清。”除此之外,秋天还有一个天文学意义上的名字叫“火落”。古人把在星空正南的火星当作夏季的标志,因此“火落”(即火星坠落)也意味着炎暑已过而秋天来临。诗仙李白的诗中多次使用“火落”,录其一:“当君相思夜,火落金风高(《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

事实上,古人关于秋天的雅称、别称还有许多。譬如因为桂花的缘故,秋天有“桂序”“桂秋”以及“桂月”等多种叫法。还有一个颇具文艺气息的名字叫“兰秋”。“兰秋香风远,松寒不改容(李白《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府》)。”想必是兰花多在秋季开放的缘故罢。古老的《尧典》中还提到秋的另一名字:“旻”。《说文》的解释是:“旻,秋天也,从日文声。”晋代学者郭璞注释:“旻,犹愍也。愍,万物凋落也。”显然,郭璞认为“旻”在此处同“愍(愍)”,指向的是秋天凋谢零落之意。但如果你的朋友名字中有“旻”字,除了秋天出生外,最恰当的寓意应是对秋日碧空的晴朗与旷远,譬如“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晋陶潜《自祭文》)”。

正所谓,秋天的风景有多美,那么汉语中关于秋天的名字以及所蕴含的意境就有多美!一篇小文又岂能道尽?

我很喜欢这幅画。黎鲁的兴趣爱好也很广泛,在离休之后,有一段

我父亲。在工作之余,对“乾隆十四年东园雅集图”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且把所有的人物名字一一对应写就,也送给了父亲。今天,我写下这些琐碎往事,以纪念父亲的好友,也愿他们的在天之灵继续他们的对话。



七年前,因工作关系,有幸和朋友相约去拜访松江区泖港镇泖港村的“周洁草草木染工作室”,相谈甚欢。周老师多年来辗转于北京、深圳等地,却始终未能进入一个理想的状态,几经选址,最终选择留在了泖港镇泖港村,这里环境幽静,民风淳朴,有8000余亩涵养林,能随时采集可以染色的植物,“荷叶、桉树染黄色,莲房染藕荷色,蓼蓝染蓝色,藏红花染红色,青柿果实染咖色,青柿叶子可以染卡其色。”她说起涵养林和原材料如数家珍……从此,我也爱上了涵养林,一年四季中,或骑行,或漫步,或呼三五亲朋,或唤一二好友,徜徉于泖港涵养林,常常流连忘返。

松江区泖港镇涵养生态林地理位置优越,地处上海市黄浦江上游水资源保护区,涵盖周围一些自然村落如泖港村、范家村、黄桥村、新建村,镇政府对涵养林的整体规划主要是进行浦江之首水源地的保护,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万亩森林氧吧间掩映着粉砖黛瓦,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四季,风光旖旎,水色潋滟,草木葱茏,鸟语花香,被誉为浦南最生态的地方,沪郊最干净的地方,鸢鹭嬉游的天堂,更是一片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地方。

春天,大地苏醒,涵养林一派生机勃勃,田间草地处鲜花盛开,桃花、樱花、杜鹃花等各种花朵争相绽放,色彩斑斓;鸟儿鸣唱着欢快的歌曲,蝴蝶翩翩起舞;我想用最细腻的笔触和最明亮的色彩都难以表达这份春天的活力和美丽。

夏天的涵养林一片绿意盎然,树木郁郁葱葱,形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在

烈日的照射下,林中的草地摇曳生姿,鲜嫩的叶片透着生气,茂盛的树木枝叶交错,形成了天然的遮阳伞,为炎炎夏日提供了凉爽的避风港;树干上爬满了苔藓,绿色的生命力在其中流淌。仲夏夜和朋友在林荫道漫步,一轮明月高高地悬挂在空中,淡淡的光像轻薄的纱,飘飘洒洒地,映在地面上树林间草丛里,像撒上了一层碎银,晶莹剔透……

秋天,涵养林成了一个金黄色的童话世界。树叶渐渐变黄,红叶、金叶、橙叶构成了一幅绚烂的画卷。远处农田里金黄色的稻浪翻滚,在风中摇曳;微风吹拂,树叶飘落,落叶如一片片美丽的蝴蝶翩翩起舞,夹着树木的清冽和果实的香甜,在阳光的映照下,整个森林散发着金色的光芒。我尤其喜欢沐浴在秋日的夕阳中,微闭双眼,感受那秋风的飒爽,想象着米勒和马奈的油画,将秋天的丰收和温情用千变万化的线条和温暖的色彩描绘出来,也许能够表达出此时的宁静和美好……

冬天,待北风一起,泖港万亩生态涵养林便铺满落叶,漫步其间仿佛踏入原始森林;雪花一飘,树木披上了一层洁白的雪衣;寒风凛冽中,依然充满了生机,枝条上挂满了晶莹的冰凌,如同钻石般闪耀着,红色的小鸟在雪地中穿梭,树上的果实如同珍珠般闪耀,传递着冬天的冷艳和纯净。

涵养林是一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地方,四季景色变化丰富多彩,每个季节都有其独特的美丽和韵味;林中的花卉、鸟类、树木等自然元素都具有独特的美丽和韵味,置身其中,最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宁静和愉悦。这里天蓝、水清、气净、地绿,“生活不止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何必要去远方?

## 涵养林漫记

沈小倩

秋天,它是有声音的。秋天里蟋蟀的鸣叫,即是古人所称的秋声。在音乐诞生前,蟋蟀的鸣叫声,正是这个时节里最美妙的韵律。

唐代诗人韩愈,更是对四季的声音做出了权威的判断:“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一年四季,季季有声。

以虫鸣秋,正是秋声的生动写照!

童年时候,一到秋天,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去郊外捕捉蟋蟀。家里养了蟋蟀,放学了,我们就会直奔家里,拿出自己精心喂养的蟋蟀,在弄堂里掀起屁股,围成一堆,只让头顶开个“天窗”,透进少许光亮,就玩斗起蟋蟀,彼此决出胜负。胜出的蟋蟀,它的叫声总是让人听来十分愉悦,所有的目光与掌声也都会给予胜者,期待这只胜出的蟋蟀好去打赢一场恶战。

那时,秋天时节的弄堂里,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时不时地可以在灰墙的缝线里,水落管的凹处,以及门外水槽的底部,飘荡出秋虫此起彼伏的鸣叫与接铃声。

虽然,这些都是我们丢弃的已经败下阵的蟋蟀所发出的叫声,但是它们的声声鸣叫,给予充满烟火气的老弄堂,平添了一股富有动感与韵律的回响。

喜欢闻听这秋天里的秋声,自然而然,也就会关注起有关蟋蟀的书籍。

现代玩家中,当数北京的王世襄大玩家,在他所著的《锦灰堆》一书里,将自己收虫,养虫到听虫,描写得淋漓尽致。放学时,在书摊翻看此书,我经常忘记了时间,回家少不了挨一顿父母的骂。

我的好朋友作家姚克明也酷爱蟋蟀,捉,养,听,斗,事事精通。每到秋天,他玩蟋蟀,也是会忙得不亦乐乎。姚克明不仅会识蟋蟀,也会玩斗蟋蟀,他还为此写了两本关于蟋蟀的书:《蟋蟀世界》与《虫王》,让我叹为观止。以致,我每次要将自己喂养的蟋蟀拿去与人决一雌雄,分出胜负时,总会翻出姚克明写的蟋蟀书,临时抱佛脚,再对照一遍,以免自己的眼光与经验出现严重误判与决断。

对于这只蟋蟀好坏的判断,我最佩服的就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仕国大哥,他是虬江路公认的玩虫顶尖高手。养在蟋蟀盆里的蟋蟀,只要听到其一声鸣叫,不用开盖把看,仕国大哥,就能断定该虫是否已到盆魔战的最佳时间。打开盆盖,只要给仕国大哥看

一眼,他立刻就能报出这只蟋蟀源自何地,属于什么品种,适合与何种蟋蟀格斗赢面大,更为神奇的是,仕国大哥只要稍稍看一眼这只虫,就能准确说出这它有几针大小(蟋蟀分量的术语),上了秤,果然不差丝毫。在沪上斗虫界,仕国大哥看后断定,可以出战的蟋蟀,格斗的赢面总在八成以上。

秋天一到,我们都会聚拢到仕国大哥的家中,看蟋蟀,斗蟋蟀,伴着满屋浸润的蟋蟀鸣叫声,聆听着仕国大哥娓娓讲述,那些蟋蟀格斗的传奇故事,是一种秋天独有的享受。

在秋天,你想听到蟋蟀最美的叫声,势必家里也要藏有几只年代久远的蟋蟀老盆,那时谁家藏有几只“天落盖”蟋蟀老盆,他家昔日即使不是家境富裕者,祖上肯定也是个大玩家。

我居住过的永丰坊,隔壁邻居阿牟家,一进入盛夏,他就开始在三楼晒台上清洗一只只蟋蟀老盆,然后使其在烈日下暴晒数日。这些清一色“天落盖”老盆,看得我心里痒痒。

我只有仕国大哥送给我的两只“和尚”老盆,这在初级玩虫一族中也算不错了。养在这种老盆里的蟋蟀,时值秋日,它持续发出的委婉而起伏的鸣叫声,听起来着实极富生命的质感!

七夕会

## 虫鸣秋声

费凡平

于蟋蟀的书:《蟋蟀世界》与《虫王》,让我叹为观止。以致,我每次要将自己喂养的蟋蟀拿去与人决一雌雄,分出胜负时,总会翻出姚克明写的蟋蟀书,临时抱佛脚,再对照一遍,以免自己的眼光与经验出现严重误判与决断。

对于这只蟋蟀好坏的判断,我最佩服的就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仕国大哥,他是虬江路公认的玩虫顶尖高手。养在蟋蟀盆里的蟋蟀,只要听到其一声鸣叫,不用开盖把看,仕国大哥,就能断定该虫是否已到盆魔战的最佳时间。打开盆盖,只要给仕国大哥看

七夕会

## 雅玩